

赵丽宏 著

作家出版社

赵丽宏散文

下

唐詩人中最正經者當屬
杜子美其詩中悲苦甚多又
昔時東坡留字贈人偶書杜
詩頗有奇選其詩云黃四
娘家花滿蹊千枝萬枝壓
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
自在嬌鶯恰啼黃四娘
何人青樓一女子也杜甫選
其入詩東坡擇其入書
豈不怪哉深想其宋正常人
間之美氣象千萬雅俗共
賞方是美中之最

榮未歲末讀東坡
小品有感麗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丽宏散文/赵丽宏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
ISBN 7 - 5063 - 3170 - 5

I. 赵… II. 赵…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3589 号

赵丽宏散文

作者: 赵丽宏

责任编辑: 袁 敏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70 千

印张: 20.75

插页: 7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063 - 3170 - 5

定价: 32.00 元 (上下)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目 录

上

小鸟，你飞向何方 1	
沅畔	7
旷野的微光	29
队长	33
写字	39
青鸟	46
永远的守灯人	52
合欢树	59
蟋蟀	65
遇鬼记	68
猎鸟	74
我和水稻	
——《插队杂记》之一	78
野风鸥声	90
自新大陆	97
羊	103

天籁和回声	111
纺织娘	128
偶像的崩溃	135
诗魂	138
太阳鱼	145
秋风	152
海量	158
峡谷	162
炭火，燃烧在雪地里……	167
小黑屋琐记	173
死之余响	178
太平湖记	186
遗忘的碎屑	189
热爱生命	212
不褪色的迷失	216
野菜、蝉和鳊鱼	221
童年笨事	226
战马蜂	232
躲进书里	236
独轮车	243
窗	246
我的坐骑	249
名字	253

目 录

学步	256
死，是可以议论的	259
卖残忍	263
别了，钢琴	266
白发	273
蛇	276
挥手	
——怀念我的父亲	280
愿变成一棵树	289
亲婆	295
母亲和书	308
二寸之间	312
无言的回旋	315
音乐的光芒	321

下

莫扎特的造访	325
无形的手指	330
钻石和雪花	332
和古人对话	339
天地之间	343
流水和高山	346

大师的背影	353
巴金的春天	360
不熄的暖灯	
——怀念冰心	364
古瓷四品	368
智慧女神	372
玛雅人	377
为石头流泪	380
阳光穿过树林	385
城市之美	388
当我看着你时	399
圣母和民女	404
苍蝇	409
冰霜花	411
致大雁	415
假如你想做一株腊梅	420
孔雀翎	423
生命	427
宁静	430
光阴	434
沉默	436
敲门	438
历史	443

目 录

诗意	446
面孔	451
墙的碎片	454
井	
——《都市童话》之一	456
风啊，你这弹琴的老手	460
秋兴	466
土地啊……	469
死之印象	474
会心一笑	481
夜钟	484
在急流中	487
日晷之影	489
特奥蒂瓦坎之夜	499
背影	502
血与沙	509
鹰之死	516
美国印象片断	522
白夜	526
诗人之死	532
温暖的烛光	542
我曾经向布谷鸟发问	549
巴比亚厄	552

基辅情景	555
少女和雄狮	560
邂逅富士山	563
异乡的天籁	566
三峡船夫曲	570
哀驴	575
晨昏诺日朗	579
俯瞰	583
江南片段	587
周庄水韵	600
智慧的声音	604
面对永恒	610
真幻之间	613
遥远的叹息	617
心灵的花园	
——读《追忆似水年华》札记	621
重读《西窗集》	633
莱辛，你不必担忧	638
我为什么写作	641
小偷	644

莫扎特的造访

不是所有的音乐都可以把你引进天堂，音乐家也有烦躁不安的时候；当音乐家把他的烦躁不安转化为旋律时，这样的旋律带给你的也可能是烦躁和不安。所以我不可能喜欢一个音乐家的所有作品，包括伟大的贝多芬。但是，有一位音乐家例外，那便是莫扎特。莫扎特往往是漫不经心地站在我的面前，双手合抱在胸前，肩膀斜倚着一堵未经粉刷的砖墙，他微笑着凝视我们全家，把我们带进了他用光芒四射的音符建造的美妙天堂。

既然生活中有这样一个天堂，而且它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么，为什么不经常到天堂里去游览一番呢？何况莫扎特无所不在。此

刻，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家的音响中正播放着莫扎特的《F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妻子在读一本画报，儿子在做功课，音乐对我们全家都没有妨碍，尤其是像莫扎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样的作品，我们三个人都可以在音乐的伴奏下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我曾经告诉儿子，莫扎特写这部作品的时候还不到十岁。儿子睁大了眼睛，惊奇地问：“真的？他是天才？”“是的，是天才，他是上帝派到人间传播美妙音乐的天才。”我这样回答儿子。

十岁的莫扎特，心里没有任何阴霾，没有忧伤和恐惧，只有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一切都明丽而鲜亮。莫扎特把童年时代的梦幻都倾吐在他的音乐中了。我喜欢这样的音乐在我周围幽幽地回荡。从钢琴上蹦跳出的音符，轻盈而圆润，犹如一滴滴清澈透明的雨珠，从冥冥的天空中落下来，在宁静的空气中闪烁飘荡。你看不见它们，接不住它们，却真切而优美地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们在轻轻地拨动你的心弦。它们滴落在任何地方，都会反弹出清幽脆亮的回声。美妙的旋律无所不至，仿佛是春天的微风从草地上拂过，没有什么能躲过那柔情的手指的抚弄。闭上眼睛，你就可以看见那些在微风中颤动的野花，还有在花瓣上滚动的露珠；小小的蝴蝶扇动着它们的彩色翅膀，从这片草叶上，飞到那片草叶上，终于在一朵金黄色的小花上停下来，微微喘息着，让湿润的风吹拂那对美丽的翅膀……我问儿子，在莫扎特第一钢琴协奏曲的旋律中看到了什么。儿子说：“我看见一个金头发的孩子在弹琴，他坐在花园里，身边有很大的喷泉，喷出银色的水花，漫天飞舞。”妻子说：“我看见一条小溪在绿色的山坡上流淌，小溪里都是五彩的石头。”儿子笑着总结：“有喷泉，也有小溪，还有春天下雨时在树林里听到的声音。”

莫扎特的造访

说完话，我们仍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除了音乐，家里没有其他声音，然而世界上一切美丽的音响都在我们小小的家中回荡……有莫扎特的音乐陪伴着，家里是多么安静多么好，连阴郁的天气我们也能感受到阳光灿烂的情调。莫扎特，谢谢你的造访。

当然，莫扎特决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他的旋律中永远是欢乐和愉悦，仿佛除了欢乐，他没有其他情绪。这怎么可能，莫扎特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磨难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在他的音乐中，只是他从不嚎啕悲叹，他永远用优美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即便这感情充满了忧郁和哀伤。有一次，听莫扎特的《施塔德勒五重奏》，一支安闲而出神入化的单簧管，在几把提琴的簇拥下，如泣如诉地吹出委婉迷人的旋律。这是莫扎特晚年的作品。儿子评论说：“这段音乐，好像有点伤心。”是的，孩子，你听出来了，是有些伤感。虽然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优美，但那种无可奈何的伤感情不自禁地从优美的旋律中流露出来。

和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这是完全不同的情绪，前者是孩童对世界美妙的期待，后者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发自心灵的叹息。都是莫扎特，都是那清澈纯净，但反差是如此之大。这就是人生的印记，谁也无法超越它们。

“他为什么要写这首曲子？”儿子问我。我告诉他：“有一个吹单簧管的音乐家，名字叫施塔德勒，是莫扎特的好朋友，莫扎特写这部作品，就是送给施塔德勒的。这是对友情的怀念和歌颂。”“哦，莫扎特在想念他的朋友。”儿子自言自语。

人间的友情，难道就是这样蕴涵着深深的忧伤？单簧管如同一个步履

蹒跚的旅人，尽管疲倦劳顿，却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姿态。

提琴们犹如一群白衣少女，在他身后翩翩起舞。少女们追随着旅人，他却只顾往前走，不紧不慢，和少女们保持着小小的距离，他们的脚步声汇合成和谐沉稳的节奏……在寒冷、饥饿的窘迫中，真挚高贵的友情是怎样一种色彩呢？我在单簧管优雅而踉跄的步履中闭上眼睛，我看见了那个吹单簧管的音乐家，他忘情地吹着，陶醉在一颗高贵的心赠予他的友情的歌声里。温暖的烛光随着音乐的旋律在他的脸上晃动。烛光照射的范围是那么狭窄，听众们都在不远的黑暗之中。黑暗中，莫扎特站在人群的后面，正像我想象的那样，他斜倚在墙上，默默地听他的朋友把涌动在他心中的音符一节又一节地表达出来。在音乐的光芒中，他苍白的脸色显得那么焕然，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珠……美好的音乐并不能改变惨淡的人生，然而它们把无数奇妙的瞬间留在了能听懂这些音乐的灵魂中。

儿子刚生下来时，我就让他听音乐，我从我的并不丰富的音乐录音带中挑选了半天，选出的是莫扎特的一组钢琴曲，妻子说：“行吗？给他听这样的音乐？”我说：“为什么不行？莫扎特不是深不可测、难以接近的。你怀孕的时候，不是也常常听这样的音乐吗？儿子在你的肚子里时，已经听过了，他不会感到陌生。”妻子笑了。当时根本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设备，一个很简单的匣式录音机，放在摇篮边，把音量开得很轻。音乐就这样在出生不久的儿子耳边响起来。一个遥远的外国人，用亲切的口气，向我们的婴儿描绘着他的仙境一般的梦幻……儿子安安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很大，望着天空，似乎想在空中找到那美妙旋律的影子。最有意思的是，每当他哭闹时，只要打开录音机，让莫扎特的旋律在他耳边响起来，他就会立即停止啼哭，变得十分安静。他的小手舞蹈般在空中挥动着，仿

莫扎特的造访

佛是想抓住飘荡在他耳边的那些奇妙的音符。他永远抓不住那些奇妙的音符，所以这些音符就越来越奇妙。他常常是听着音乐安然入睡，莫扎特在轻轻地为他催眠……在蒙昧混沌的世界中，有这样的音乐渗入心灵，会怎么样呢？音乐会像种子，落进尚未耕耘过的心田中，悄悄地发芽长叶，开出清馨典雅的花朵？我告诉儿子，莫扎特离开人世时，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买一口棺材的钱。在风雪中，他被不认识的人埋葬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人们甚至无法在他的墓地上献上一朵小花。

“他为什么那么穷？”儿子的目光里饱含着困惑和不平。

“因为那时音乐不值钱。”我的回答无奈而黯然。

这时，我们的耳边充满了莫扎特的音乐，是他的最后一部交响乐《第四十一交响曲》。那是蓝色的海水，平静地冲洗着沙滩，那是人心和天籁的融和，是超越时空的预言，是不死的灵魂在呼吸，天地间回响着那永恒的潮汐，无穷无尽……“钱算什么？”儿子突然喊道，“钱会烂掉，音乐活在人的心里！”我和妻子相视一笑。在音乐的流水声中，我们狭小的屋子变得无比宽阔，所有的墙壁都消失了，可以看到最遥远的风景。莫扎特像一个目光平和的天使，在我们的前方翩翩地飘行。我们幻想中所有美丽的地方，他都能引导我们抵达……

1994年4月29日于四步斋

无形的手指

很多年前，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我在黑暗中写作，陪伴我的是美妙的音乐。音乐驱逐了黑暗，使我看见了无数在生活中难以见到的光明景象。除了贝多芬和莫扎特，我也喜欢捷克的作曲家德伏夏克。德伏夏克的旋律大多深沉优美，那种辽阔宽广、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波希米亚和斯拉夫的气息，让人一扫在狭隘空间产生的局促和郁闷，随音乐展开幻想的翅膀，向往那理想中的神奇境界。那时根本没有什么高级的音响设备，只有一台很简单的录音机，但从那里传出的德伏夏克的旋律一样美妙而激动人心。

德伏夏克最著名的作品，当然是

无形的手指

《FROM THE NEW WORLD》，即德伏夏克的《第九交响曲》，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新世界交响曲》和《自新大陆》。对这部作品，有很多解释，但我听它时，从来不管那些解释，只是用自己的心灵和感情来感受它，欣赏它，联想它。每一次，它都会使我感动不已。我喜欢它的第二章，那种浑厚安详、优美悠远的旋律，可以为我展开一片生机盎然的天地。这天地，有时是我曾经游历过的自然景观，有时是我难以忘怀的某个瞬间，这样的瞬间常常交织着欢乐和悲伤，是一种复杂而又微妙的情绪，是对人生的独特深刻的感悟。譬如我常常在《自新大陆》第二章的旋律中想起我在长江里的一次生死搏斗，这是一次孤独无援的搏斗，我的对手是湍急的江流，江水要把我卷进死神的怀抱，求生的本能使我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游出了险境，抵达江边。当我精疲力竭地躺在江滩上，感觉绿色的苇草轻拂我的肌肤时，心中出现的就是德伏夏克《自新大陆》第二章的旋律。我从来没有感到这音乐是这样的亲切……

我的情绪一直不为音乐的标题所局限。因为音乐是无形的，它犹如一阵微风，轻轻地从你身边吹过，也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很随意地拨弄着听者的心弦。如果心领神会，那么你可以在音乐中作自由自在的漫游。有的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的心中没有那一根弦；或者曾经有过，却因为尘封太久而锈迹斑驳，很难再被拨动。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也许，当德伏夏克从遥远的地方突然走到你的身边时，你的难得颤动的心弦会和我一样，情不自禁地会发出悠远的共鸣。不信，你可以试一试。

1994年6月14日于四步斋

钻石和雪花

大概是在二十四年前，一个阴雨的夜晚，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黑屋里，我打开一台老式电唱机，小心翼翼地将一张旧唱片放入唱机，然后屏住呼吸，等待着音乐出现。在一阵金属唱针和胶木的丝丝摩擦声之后，突然响起了沉重的鼓声。虽然我不敢将音量放大，但那鼓声还是使我感到惊心动魄，它们犹如痛苦的呐喊，也像一个巨人的脚步声，缓缓地，一声一声轰鸣着向我逼近……很快，雄浑的鼓声便被优美的弦乐淹没，接下来展开的乐章一段又一段攫住了我的心，它们带我上天入地，带我穿过雷声隆隆的雨幕，越过峻岭和幽谷，把我引向我从未到达过的奇妙境界。起初，我觉得这非常像贝多

芬的交响曲，然而不是。这是勃拉姆斯的《C小调第一交响曲》。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听到勃拉姆斯的音乐，也是第一次知道勃拉姆斯这个名字。他在阴雨绵绵之中推开了我的门窗，使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和贝多芬一样雄浑博大的音乐。

此后，我一直设法寻觅勃拉姆斯的音乐，然而说起来可怜，在二十多年前，要在中国找一张勃拉姆斯的唱片，竟难如登天。一直到80年代，我才陆陆续续听到了一些勃拉姆斯的作品，譬如他的《摇篮曲》、《海顿主题变奏曲》、《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钢琴协奏曲》、《B小调单簧管五重奏》、《德意志安魂曲》等。这些作品都使我感动，它们不时使我联想起贝多芬，联想起巴赫，联想起莫扎特，联想起和他同时代的音乐大师，然而他显然又不同于他人。他不像贝多芬总是那样激情磅礴，不像巴赫总是那样沉稳庄重，也不像莫扎特，把世间的一切都转化成优美的旋律。他的音乐中，有一种欲言又止的惆怅，有一种深藏不露的忧郁，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哀怨，这些情绪，仿佛清波下的暗涌，使奔濯的流水变得深不可测。我喜欢凝视倾听这样的流水，在它们的涛声里，我的眼前浮现出关于勃拉姆斯的动人的故事，这故事，正是那些暗涌的源头……

1853年9月30日，20岁的勃拉姆斯在小提琴家约阿辛的陪同下去拜访舒曼。舒曼当时的名声如日中天，他是成就卓著的作曲家，也是权威的音乐评论家。舒曼的妻子克拉拉，是名扬欧洲的钢琴家。生性内向腼腆的勃拉姆斯敬仰他们，却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他们。他曾经将自己谱写的钢琴曲寄给舒曼，不知什么原因，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这使他感到自己和舒曼之间距离遥远。如果不是好友约阿辛的怂恿和鼓励，他可能永远不会踏进舒曼的家门。这次拜访，成为勃拉姆斯的一生的转折点。舒曼